

专访陈清福牧师

车俊国 苏伟峰 白玉容

导师: 潘乃昭博士

科目: 本地教会历史探究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08/10/2009

专访陈清福牧师

时间：2009 年9 月24 日下午二时

地点：新加坡神学院，院牧办公室

访员：车俊国、苏伟峰、白玉蓉

引言：

陈牧师曾于 1976 年至 2004 年担任乌节路长老会华语聚会主理牧师，现任新加坡神学院院牧。陈牧师任职乌长期间正面临新加坡政府在 1980 年对教育政策的改变，就是将学校教学方式一律以英语为主，而华文则成为第二语文，亦是目前的双语教育政策。本访谈的目的是要了解从这制度的改变，陈牧师在他牧会期间如何栽培、训练接班人来继续华语聚会的发展。

访谈内容(经整理)

问：陈牧师，请简述你献身作传道人，被神呼召的经历。

答：我被呼召是渐进式的，第一次是家庭遇到困难，因为我的大哥要到中国，当时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一去就要放弃新加坡的居留权，等于一去不返了，我母亲几乎每天以泪洗面，家里也愁云密布。我那时才十七岁，我的四姨母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不知从哪来的感动，她问我为什么不去读神学？我那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呼召，不如就旁听。旁听了半年后，有次计志文牧师带领培灵会，他讲到不要只为了自己家发生的苦难，要想到世人的苦难，鼓励人要献身去担负世人的苦难；他边讲边流泪，我感到这是对我讲的，我也边听边流泪，于是我第二次奉献给主，那时也有要去拯救世人的感动。神学院毕业后我到麻坡事奉，刚开始事奉时薪水很低，我的内人是从泰国来的，与我同班，毕业后我们就结

婚，她的母亲要求我们回去，但那时又生了孩子真的没钱回去，但岳父母不能理解，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向主祷告说，如果让我回去就感动泰国的教会请我去开布道会。不久，很奇妙的有间教会真的请我去开布道会，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神学生竟然有教会邀请我开布道会，而且还寄来了火车票，我特别感动就跑到教堂跪着祷告，这祷告只有上帝知道，因当时我是无路可走才作如此的祷告，但是主却是这样信实、如此爱我，我感到很真实，这是第三次奉献，而且是一生为主使用。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教会是请我们的院长于力工牧师开布道会，但他不能去，就向那教会推荐说我刚毕业、很喜欢布道，太太也是泰国人；于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就请我去开布道会。这是上帝对这位年轻又穷的传道人真实的爱，而我这次的奉献却是久远真实的。那年我 21 岁。

问：请问陈牧师，当初你到乌长事奉，当时新加坡整体教会状况是怎样？

答：当宋尚节博士来到新加坡的时期，那时属灵气氛较火热，但过后教会属灵气氛就不太火热了。我读神学时期，是处于宣教士到新马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阶段，当时他们进到新村、村落，他们很有眼光，买地建教堂，也得到差会支持，请中国的传道人来这牧养。到了 60-70 年代才有本地青年起来接棒，以前都是西方宣教士和中国、台湾老一辈的传道人在担任牧养的工作。

问：陈牧师你一直都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成长的吗？

答：我的母亲是基督徒，但我的父亲却不是，但他不反对我们去教堂；我母亲去世后他才成为基督徒。我从小就被姨母带着去教堂。

问：请问陈牧师，在忙碌的服侍下你如何保持灵性成长的状况？

答：小时候似懂非懂的在主日学听故事、参加活动；青年时期我就在外婆家附近的布道所参加青年团、诗班。后来到堂会牧养的阶段时，我就要求

自己每天早上一定要灵修，早晨起床后不要马上做其他的事，先灵修、读经、祷告，这对我的服侍帮助很大。

问：请陈牧师简述你进入乌节路长老会的经过。

答：神学院毕业后第一间我服侍的教会在麻坡，过后在槟城教会事奉，都属于长老会，第二年我就被按立为牧师。后来回到新加坡嘉恩堂当牧师，四到五年后，乌节路长老会要聘请牧师就来找我，那时我在嘉恩堂的聘约还没期满，而乌节路长老会是大教会，所以我向他们的牧者长执表达现在我还不能接受，但结果他们回答是他们可以等。我当初也为这事向神祷告说三个条件，除非第一‘乌长可以等’、第二是‘嘉恩堂要有接棒人’、第三是‘他们愿意放人’。那时洪茂祥牧师还是神学生（现为长老会伯大尼堂主任牧师），他在嘉恩堂实习，我向长执会推荐他。后来在讨论我的去留时，在长执会里有位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长老说，不要误了年青人从小教会到大教会的前程！就这样长执会全体同意后就让我走，日后也开欢送会、送礼物。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我就能安心的到乌长事奉。

问：请问陈牧师，在你到乌长牧养之前，乌长华文聚会的情况大致如何？

答：当时乌长是由一位从台湾来的陈祥康牧师负责，后由于他的孩子要到美国医病，所以还在任职期间他就离开乌长前往美国了。过后那段时间乌长没有牧者，而我还在嘉恩堂事奉，但是每个月我会到乌长讲道和会众在一起，逐渐也和他们熟悉。当时华语聚会是隶属英文部事工，有位大学毕业生但没有神学教育背景的姐妹，她是负责教育事工的干事，所以那时华文部的光景因为没有牧者所以人心较散涣。

问：陈牧师初到乌长这有名气的大教会牧会时，你要如何保持这大教会里外的水平？你又是怎样开始进行工作？

答：乌长位在市中心，四面八方的车都会经过这里，英文聚会无论是在人力、财力资源都非常丰富；之前我说过在我正式到乌长事奉之前，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先来了解和熟悉华文聚会内部的情况，也可说我事先观察了一年，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华文聚会各项事工。

问：进入服侍后陈牧师你是怎样着手进行各事工的需要和调整？

答：由于我已经和长执部熟悉了，再加上一年的观察后，首先我所作的就是参加任何有关堂会或事工的会议，例如，我观察到查经和祷告会不能同时进行，于是在会议中提出查经和祷告会必须分开活动。刚开始的祷告会人数很少，我开始向弟兄姐妹发出挑战，先以副堂 40 人为目标，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不久就达到这数目；过后我再以 80 人为目标来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不久又达成了目标，后来就改在正堂举行祷告会，那时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于是我们选出主席和副主席，无论在质和量的要求都达到一定的水平，最后我们以 500 人来参加祷告会为目标，继续鼓励弟兄姐妹参加，那时最多的人数已经有 480 人左右，几乎接近我们所要的人数。在这期间我没有很快的改变些什么，我还是在观察，到后来反而变成大家期待我作一些工作。记得那时有一青年人叫黄朱伦，他神学院毕业后到乌长作传道，他负责青年事工，他提出青年团契达到 40 人后就分成两个团契这样的目标。我到乌长的第二年后，我提出分区牧养计划，那是由于乌长位置交通便利，四面八方来的人都有，当我探访会友时发现教会会友平时匆匆忙忙来聚会，使得彼此的关系不紧密；我参照韩国赵镛基的教会和新加坡邝健雄小组教会的做法，使我想到按照地区来分小组，在每个区当中每月以家庭来组织聚会，刚开始时我每区聚会都参加，然后逐渐的从 4 区增加到 9 区；这些会友们也彼此认识，他们一同查经、分享、茶点交通，后来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选区

长、副区长我都可以认得他们，这可以保持了大教会的实力，无论人才钱财可以归一处，最重要是维持住大家的亲密关系。我很看重，常常参加，我选长执可以从区长当中来选，青年团契、会友、祷告事工；经过 10 多年我们发展了 10 区，还拿出 2 区来支援发展文礼的恩泽中心、恩园学校；后来又在武吉巴督植堂，那是从零开始的事工，现在已是好几百人聚会的堂会，是由我女儿陈恩惠和女婿黄志伦去那里的时候才开始的。

问：请问陈牧师这些同工你是如何栽培建立起来的？

答：没有刻意去训练他们，这些同工们是在主日学、少年团、青年团里我所认识的，我鼓励他们事奉、奉献自己，像黄志伦、陈恩惠、张友忠等都是从教会的奖学金支持来读神学。他们毕业后经过长执的认可，然后乌长使用他们，是自己的人当中栽培起来的。

问：那么请问陈牧师，区长你又是如何栽培起来的？

答：每年我们都有职员训练会，被选作区长的和其他领袖都需要参加职员训练会。

问：那陈牧师你怎样来选同工？

答：都是由我们当中的会友选出来的，例如：黄朱伦、黄志伦、张友忠、陈恩惠等；有时没有空缺，有时又不合用，不怕得罪他们，但要谨慎。

问：陈牧师，我们参加了乌长和武吉巴督堂会的崇拜，我们对于整个崇拜方式完全是以华语来进行，我们感到很难得尤其在新加坡要看到类似乌长这大教会以华语方式的崇拜，那是很少的。所以想知道陈牧师你是怎样维持华语聚会的崇拜方式而不会被环境所影响？

答：开始的时候我们选一条不是大多数人认同的道路。当开始华语不被看好时，大家看华文教会没有前途，那时中国还没有起来，英文是当时最被

看好的；来参加华文聚会的人年纪都很大，要请一位双语都会的人很难找，甚至有文章说华语教会可能自己关门。教会里的长执都在那几年中面对是否要用双语翻译的问题争议，而我一直坚持不要翻译一定要用华语，我坚持连唱诗也要用华语；因我知道如果我不坚持一定就被英文慢慢取代了，不要名存实亡。我也坚持主日学教材也要用华语，既然是华语聚会一定要用华语，不然孩子们一定会被英文聚会吸引去。后来上帝的恩典，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倡讲华语，政府官员来到我们教会学习华语，还带朋友来，许多父母也有为孩子学华语而送孩子来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中国的崛起对华语的影响很大，我写文章说到从前南洋的华人如陈嘉庚他办义学普及华文，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中他还是坚持，现在我们的政府提倡学华语，也因着中国影响越来越大，那我们更应该坚持。我们教会的会友有些来自大学教授，他们写文章支持我，后来长执们也越来越多认识华文的重要而不再坚持双语的方式。我们的诗歌本《普天颂赞》也是华语，如果现在才开始重视华文聚会恐怕已经晚了。

问：陈牧师，主日学的教材在新加坡非常有限，你如何因应这样需要？

答：用香港的材料，但因简体字没有在这方面的出版，所以老师们比较辛苦。

问：陈牧师，我们看见武吉巴督教会有许多是中国人，你有栽培或使用他们在教导的事工上吗？

答：我认为中国人要用中国毕业的神学生去带领他们比较适合。我教会的事工没有使用他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人。

问：陈牧师，我们知道武吉巴督植堂已经有 10 年了，你能谈谈当初有关植堂的过程吗？

答：当时是因为乌长人数已经满了，但还是有人不断的进入教会，于是我们

就开始植堂，后来标地的事也成功了。

问：陈牧师，我们看见乌长周围没有社区，那你是怎样接触讲华文的群体？

答：我之前说过乌长的交通方便，许多路过的人都可能会到这来聚会，我们没有刻意去接触这些讲华语的人，反而是由其他人带进我们教会的，比如说，一些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就带他们的同事来乌长聚会，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着他们的关系也来到我们当中。在武吉巴督的植堂，开始时是由黄志伦负责拓展，教会也支持他，就鼓励会友们去武吉巴督参加聚会，而那里的聚会形式完全是将乌长所作形式搬过去，向主日学、祷告会、分区牧养等都一样。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带父母，志伦讲道简单、清楚，很多人喜欢听，有了口碑大家就互相介绍，所以人数很快的增长起来。

问：请问陈牧师中国新移民你如何接触他们？

答：由于南大、国大的新移民都聚集居住在武吉巴督附近，他们彼此邀请去参加，教会也能好好的照顾他们。

问：陈牧师，乌长的敬拜是如何的方式？

答：我们用青年诗班和成年的诗班来带领会众。

问：面对这样大量的事工，陈牧师你怎样去督责管理？

答：我也去诗班鼓励，虽然我不能参加但重要的聚会我就参与。每年的策划会和退修会，我一定参加。我成立教区委员会我也一定参加，还有圣乐委员会我也了解，祷告会我也参加；所有的开会会议记录都要寄给我，我就找时间去看，所以各样事工基本情况我都清楚。

问：陈牧师，这么多牧者彼此间同工配搭时，与他们的关系如何？

答：每个礼拜的教牧会议，我给他们的印象是太过严肃，有时为着工作所以讲话急了，我也会请大家吃饭。

问：陈牧师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可以用顾问的性质在当中啊？

答：2004 年我退休的年龄到了，我认为既然退休就要真正的退。我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同时间我听到两位朋友说了同样的话，要真的离开，不然我留下来我为难，因为长老会法规定有退休年龄，而且接任的牧师也为难，他做改变我心理不舒服，我在当中他也有压力，人总是人，因此我下决心，我一旦离开连聚会都不去。上回张友忠牧师特别邀请我在周年庆典上讲道我才去。

问：陈牧师你怎样操练灵修？

答：很亏欠。有时忙到没有灵修，但有时是上帝逼我们到他面前，不得不面对他，也面临不得不禁食祷告，因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来自上帝。

问：陈牧师，面对灵恩运动你如何回应？

答：当灵恩运动盛行时，新加坡长老大会发出公函，灵恩是圣经的记载，我们不反对，但在公众的崇拜中不鼓励讲方言；我私下不禁止会友们讲方言，在会友当中也有人讲方言，比如青年团在他们自己的私人空间中讲方言。我有机会讲圣灵方面的信息，就根据保守的观点来讲解。

问：在青年崇拜中，他们的敬拜是怎样的？

答：他们当中有全时间的传道带领青年的敬拜赞美。目前青年崇拜可能快成为第二堂的聚会，他们走的是较活泼的路线，现在还是纯华语方式进行，但用的是较新的诗歌。1996 年赖丽慧传道受聘为本会首位全职圣乐传道。虽然如此，有些年轻人他们结婚成家后，反而回到正堂来参加会。

问：现在大家都是谈新移民，而来自中国的特别多，对中国的教会及对本地的中文教会有怎样的影响，你有怎样的看法？

答：我在乌节路的时候，倒没有碰过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深入的去想。我最近的接触是看到新加坡的教会开始看到中国来的这些新移民人数越来越

多，在信仰方面他们都已经带着开放的态度，相当容易接受，不像以前要向中国人传福音要先冲过他们传统的信仰，但现在比较少这样的问题。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很容易的接受，他们来到教会能以一颗开放的心加入教会接受基督教的思想 and 信仰。所以新加坡的教会看到把他们栽培起来，成为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教会，它有他们特别的文化，需要特别的供应及特别的牧养。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的教会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我知道在武吉班让的一间堂会，一位唐牧师也是在做中国人的团契。就是要栽培在本地的中国人，建立中国的教会。他也来到新加坡神学院物色这些中国来的毕业生来做他们的传道。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和思想，比较容易帮助这些从中国来的新移民。这是一个趋势，新加坡有一些的教会开始看到。

至于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我想不会很大。开始的时候还做得到。我们当时在华语聚会就是想到，我们怎样来栽培这些从中国来新加坡信主的，然后怎样栽培他们回去中国，然后怎样去影响去栽培人。我们甚至可以派短宣队去那边支持他，去做宣教的工作及接触那里的信徒，在那边建立教会。那么，现在我所看到的是中国的教会进步得相当快，就像她在经济和政治上一样。他们所写的一些神学学术性的文章相当深入及相当有鉴定的一些思想。有人甚至想到在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些神学家。我想长远来看，新马教会要帮助中国教会不会很大。

问：您在乌长的期间，你怎样推动社区和宣教这两个大的工作？因为乌长的范围几乎不是社区，都是商业区；你们怎样接触那些讲华语的群体？

答：开始的时候是借着南大一些的老师和学生，当时一些有名的教授都在乌长，教授引进教授，然后就有很多同学进来。大概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还有所提到的，因为他们要学华语，因为听到某某教授是参加这边

的崇拜，所以他们就跟着来。我们特地去接触华人的社区，那倒是没有。

问：所以，那时从一百多人到一千人，几乎都是朋友带朋友？

答：对，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特地跑到一个华人的社区，去宣传。

问：更重要的是怎样留住他们，透过分区的聚会及他们的凝聚力？

答：对。像乌节路这样的一个地点，人要来相当快。问题就是要怎样的留住他们。我们发现崇拜的整个气氛很重要。所以我们强调要准时；准时的开始，准时的结束，最多超过十分钟。在乌长，包括献诗和圣餐的聚会都是一个小时为限。所以他们都很惊奇说：“你这么的项目，怎么能在一个钟头内完成？”在乎你怎样去做准备，有些报告要讲的话都是要写出来，简简单单的讲一次，有准备，内容很结实，你讲道有内容，好好的讲，二十分钟的道理跟五十分钟的道理，五十分钟的道理很松散的，那没有用。只要我们能留下好的印象，那下次他就会再来。他来的时候有领受，有得到，他就会愿意再来。但是靠着礼拜天的讲道吸引他，还不足够，所以我们就成立青年团照顾青年，姐妹团契照顾姐妹，我们姐妹团有分成三个团，分为乐龄、中年和年轻的。

问：那你是怎样推动宣教的工作？

答：宣教不是我开始的，是由青年团契先开始的。青年团契开始先组织一些福音队，去泰国和马来西亚。后来就越做越大，我就接过来，可是对宣教不是我最有把握的一个范畴，所以我就跟一位牧师，当时他在安息年，我就鼓励他去上一个宣教的课程，然后回来做宣教的牧师。后来他就回来接这个宣教的工作，开始宣教的发展；在浙江和杭州都有宣教的工作。那时我们在中国的神学院也负责一些神学的课程。

问：你怎样看新加坡华文教会未来十年的发展？

答：我现在所能够想到的是，我们华文的教会将会跟中国教会有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新加坡的教会可能可以到中国教会去看看那里的发展。中国的一些神学家和布道家，他们也可以来新加坡带领一些的聚会。借着他们的进步也能帮助提升我们。新加坡要找到一位牧养能力和领导能力很强、语言能力很强、博学和根基各方面的，可能很难找到。但在中国你能够找得到。假如能够请到一位讲道能力和行政能力强的来，整个崇拜能够提升起来。教会需要长远的眼光，不能墨守成规。

问：乌长对当时的其他教会有怎样的影响？

答：当时我们的祷告会的复兴，能够起一些涟漪和一些的波动。一般的教会的祷告会通常只有四五十。我们却有两百个。只要有心就能做起。其他教会特别派长执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来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们的分区牧养也很兴趣，他们很想知道我们分区牧养如何不会导致教会分裂，大家各自为政的问题；当时很多堂会就叫我去分享其中的心得。

问：你怎样平衡家庭和事奉？

答：我们都讲说要有时间管理，如何分划家庭、事奉及职业的时间。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就是，你给家庭的就家庭的，就不要把你的职业和事奉搬进家庭。你在事奉的时候就不要让你的家庭去影响你，就专心的事奉。职业的时间，你就不要把家庭和事奉的工作带到职业的办公室来做。你一固定下来，你就比较容易。好像我在职业时，我就会答应去讲道，但是假期的时候，我就会计划去旅行，我就不会答应人去讲道。我办公的时间，学生都可以来找我。我办公以后回到了宿舍，学生就不可以来找我。在我的家我有自己的办公室，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孩子，我的内人都不能够进来，不能够干扰我，那是我特别的时间。

问：你会怎样的对那些未来要做牧者的，如何在事奉的道路上能够走得长远，有什么勉励？

答：我自己初出来事奉的时候，就这样想，在讲道一定要全力以赴，因为那是你跟会众接触的一个焦点。你在讲台上如果能够供应，在讲台上能够树立你属灵的权威。如果你做牧者的形象、父亲和上帝的仆人的形象能够被建立起来，你就能够带领你的会友，劝勉影响教会的领袖。所以我对讲道非常的看重。我的讲章都是写出来的，然后把它背熟，我不要去讲章，就对着会众这样讲出来，让人看到你的讲道是从心里发出来，而不是在读一篇稿。但是你讲道讲得好，未必有人要来听。你要去探访，所以初期我很注重探访，一个礼拜出去两次。为了带领他们回来听道。我在乌长的时候，一百多个会友，我就是这样去探访。你借着探访，他来了，他借着认识你，你也认识他，他听道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他肯来有时是为了人情，他不一定会从你所传讲上帝的话受感动。所以我们要祷告，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住在麻坡的教堂旁边的一间传道的屋子。我每天早上就走到礼拜堂，跪在那讲台祷告，为自己及会友祷告，为讲道祷告。我祷告求圣灵动工让会友能够感动。他若真的被上帝的话语抓到的时候，他才会灵命成长。讲道、探访、祷告，这就是我所注重的。当我还是年轻的传道，当时有一个布道家来我的教会讲道，我就问他我这样做对不对，他说如果我能坚持做这三件事，我就会成功。所以我就一直的坚持到我退休。另外，就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恐惧感怕我走不完这条事奉的道路。我听到很多校友，很多成功的牧者也是在事奉中半途而废。所以我就用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 4：7）”。我就是一直用这段话成为我向神的祷告。一直

到我要退休的那一年，我更加战兢，我很怕我到最后一年时功亏一篑。到后一个月时，我更怕，因为我很怕到最后一个月万一出事情怎么办呢？一直到最后一天，我在教会有讲道，这是我在教会的临别的讲道，我就讲这一篇道。我当时很兴奋对会众说：“我终于可以讲这一篇道了！讲完了我就可以走了。”

总结：

我们所采访的陈牧师，让我们感到他对神的呼召、委身非常清楚，他坚持自己一生服侍神的决心不曾动摇，他对堂会所背负的使命和爱护的心都在他事奉 28 年的服事中显露无遗。他即着重人数的增加又着重会众的信仰素质，即重视讲道又重视探访，许多事工的发展是他及时栽培和爱护人才的价值体现，在宣教方面，他提出‘榕树概念’他说：“榕树的枝干不离母干，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森林。”¹ 本着这样的信念乌节路长老会既保有大教会的人才、钱财的实力，也能皆顾教会的凝聚力，同时汇集各个聚会点的力量继续开拓新的聚会点，并积极发展海外宣教的事工。陈牧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他所洞察到社会未来的变迁，他不顾当中反对他看法的人，毅然勇往直前的带领乌节路长老会在纯正信仰和宗旨上，秉承华文聚会的特殊和使命在新加坡这个以英文为第一语言的国家里，开出一朵美丽而且圣洁的百合花来荣耀上帝的会所。陈牧师的牧养风范是我们的榜样，上帝必然会用这个采访的宝贵经历来鼓励我们的人生道路。

¹ 谭润发等编《新加坡乌节路长老会华语聚会 35 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佳美力艺术设计私人有限公司，2003，4。